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
第二十六回 錦章欺君害忠良 素娘惡夫思嬌兒

話說花子能又對花錦章道：「尚有一個陶天豹，此人甚是利害，兼有妖術，是田大修的門徒，也要寫在書內。」花錦章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舉起筆又來寫道：「那陶天豹乃是有法術之人，與兄同是結拜兄弟，書到之日可與田大修、陶天豹一同上山，共成大事。愚兄已經招軍買馬，操練已久，候兄等到山即便舉兵行事。此具。」後面又寫：「施必顯親拜具。」寫完又看一遍道：「這一網要打盡這些小狗才，才出我胸中之恨。」遂叫書記進來，將此書照施必顯筆跡寫來，函面照舊依原函一樣寫，不得有誤。書記領命而去。花錦章又寫了本章，已是三更，父子睡在書房。

不一會已是五更，花錦章起來梳洗明白，吃了點心，穿了冠帶，捧了本章書信上轎。來到朝房，這些文武上前迎接，見了禮。只聽得景陽鐘響，龍鳳鼓鳴，花錦章同眾文武進朝拜舞。

三呼已畢，花錦章出班跪下奏道：「臣花錦章有本奏聞。」皇上道：「卿有何事？賜卿平身奏來。」花錦章謝過聖恩，立起身來奏道：「啟奉陛下，現今蟠蛇山大盜童孝貞、施必顯、張順等盤踞山崗，橫行不法，官兵難以剿捕。查施必顯即係先經正法犯臣施廷棟之子，與故臣李騫之子李芳號榮春串連一黨。臣子花虹路遇賊伙張環，獲有施必顯原書，那書中不知寫些什麼，臣不敢私自開拆，望乞陛下龍眼觀看。」遂將本章並書一起呈進。侍臣接了，展開放在龍案，皇上看了一遍道：「據卿所奏，施必顯潛踞蟠蛇山橫行不法，此乃些小之患，朕即差官剿捕。若說這書信，恐內中另有緣故，那李榮春與寇黨相通或有其事，但田大修为官多載，耿耿忠心，並無過失，那陶天豹既是田大修門徒，諒非左道旁門。朕看此書甚是難解，那與盜賊私通之語疑非真實，一時難以定奪，待朕差官前去，就於本地訪問虛實回奏便了。」遂即傳旨：「著錦衣衛指揮高文傑奉命出京，前去捉拿李芳、田大修、陶天豹等，即於就近地方暫且監禁，候朕差官復勘定奪。」高文傑領旨退朝而去，皇上龍袖一振，駕退回宮。

那花錦章退朝回府，心中甚是不悅。花子能道：「爹爹，事體如何？」花錦章道：「為父在朝多年，有奏必從，那曉得獨有此事主上不能深信，還要差官勘問。但願差下的官員是為父的心腹之人，就好於中委曲做事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就不是心腹之人，只要行賄怕做不來？」花錦章道：「爾那裡曉得做事的道理？若說為父的心腹之人雖多，還有那幾個與我不和的，斷斷不可行賄，若行了賄，露出破綻反為不美。」正說時，卻好花錦龍、花錦鳳二人來到，見禮坐下。花錦龍道：「哥哥，這件事為何不與兄弟議？如今卻弄得不妥。那田大修正在得寵之時，如何也拖他在內？倘或勘問之時若無此事，豈不要究欺君作弊之罪？」花錦章道：「原是我一時見識差了，如今看他所差何官再作道理。」

忽見門官來稟道：「通政司楊宣要見。」花錦章道：「請他進來。」門官出來道：「相爺有請。」楊宣進內，見了禮坐下說道：「有田大修表章，請大人觀看。」爾說田大修表章為何此時才到？因被蟠蛇山嘍囉劫上山搜出表章，張順拆開，三人觀看心中大悅，款待差官，留了兩日才放他起身，所以來遲，誤了限期，只得到通政司衙門掛號。楊宣乃花家一黨之人，所以將本章拿來與花錦章觀看。花錦章看了心中大怒，大罵田大修：「爾這狗官，眼中太覺無人，敢殺我媳婦麼？也太刻毒太無情了。」回頭看著花子能道：「我且問爾，家中有了這件事情爾全然不知，以致被田大修拿組情，這個臭名如何當得起？事到此際尚不說明，還要來瞞我，我今日方才曉得爾心中，爾自己在揚州住不成故以來，只是妻子正法，妹子歸泉，爾又到此，將家事交與誰人？」花子能道：「若說家事孩兒交與總管料理，諒是不妨的。」花錦章道：「好畜生，家中有此大事別人尚且曉得，爾反來瞞著爹娘，花言巧語說了許多，虧爾忍得祝」花子能道：「爹爹不必生氣，孩兒下次不敢瞞爹爹了。」那花錦龍、花錦鳳二人氣得亂跳道：「家門不幸，弄出此等醜事，有何面目見人？」花錦章道：「楊通政，爾將田大修此本擱起，賞了差官，叫他在爾門下效勞，尋做事故結果他的性命以滅其口。」楊宣領命而去。花錦龍、花錦鳳各回衙門去說與夫人曉得。那花錦章走進內面將家中弄出醜事對夫人說知，馬夫人聞言大哭道：「原來我女兒死在秦氏之手，叫我好不痛心也。可恨孩兒在家何事，任從妻子幹此無法無天之事，妹子被他害死也不思念，反在此花言巧語來騙爹娘，是何道理？」

花錦章道：「如今家中無主意，欲夫人回家料理家務。」馬夫人道：「我不回去，叫我將何面目見人？總管為人到也老成，付他料理到也不差，且過些時再作道理。」花錦章也沒奈何，只得丟開了。

且說花子能在家時小妾成群，好不快活，如今在此冷冷靜靜甚是鬱悶，想道：「京城乃天下聞名之地，豈無秦樓楚館可以去玩耍？」遂叫一個家人喚花通道：「爾帶我到外面玩耍。」花通道：「少爺，京城比揚州好得多呢，紅樓翠館、花街柳巷甚多，只是比別處要多用幾個錢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若中我意，多用錢鈔有何妨處？爾帶我去走走。」花通領命帶了花子能到花街柳巷紅樓翠館去玩耍，並無一個中花子能的意。爾道京城秦樓楚館何止百處，豈無一個中花子能的意麼？因京城風氣，要拿出錢來方才與爾見面的，及至與爾見面，無論爾中意不中意總要爾先用去錢鈔，若無先用錢，好的不肯出來與爾觀看。

花子能未見有美貌的，所以看不中意，又道情人眼裡出西施，花子能看了幾家並無一個中意，錢又去了許多。走來走去不覺來到七畝莊，只見一座房屋甚是巍峨，又高且大，起得齊整。

花子能問道：「好一間房屋，不知是哪個鄉紳住的？」花通道：「就是相爺的下院二夫人在內，少爺禮該去拜見才是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何故太師、夫人不對我說？」花通道：「夫人是不曉得的，太師要瞞夫人，所以連少爺也不使聞知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他瞞我則甚？」花通道：「恐爾說與夫人曉得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這個老不修，吃了偌大年紀，還要瞞妻子在外取小妾，我偏要去看。花通，爾先去叩門。」花通道：「前門是打不開的，由後門進去。」遂同花子能到後門叩門。

且說花錦章這個小妾姓梅名素娘，姑蘇人氏，父親早亡，只有母親何氏在家。起初指望配個風流佳婿，誰知母舅不良將他獻與太師，甚不稱梅素娘的心，常常懷悶。雖然有四名丫頭陪伴，有花園解悶，只是太師年紀老了，不能暢其心懷，所以時時怨恨母舅誤他終身，又道：「我有此一身本事，琴棋書畫、吹彈歌唱無所不能，如何嫁了這個老獸物？好似錦鳳配著烏鴉，教人好不氣悶。」那花錦章待他極好，言無不聽，百依百順，並不敢拂其意。自想年紀已配他不上，所以諸事從他，要使他歡喜以買其心，誰知梅素娘嫌他年老，任爾百般奉承只是不稱其心，所以日夜怨恨。這日正在嗟歎怨望，忽見雙桃笑嘻嘻走進來說道：「二夫人，少爺在外要見。」梅素娘想道：「太師往常說起只有一個孩兒，名虹，字子能，必是他了。」乃說道：「少爺住在家中，為何到此？」雙桃道：「他說特來看望太師，也要來拜見二夫人。」梅氏道：「如此去請少爺到鳳吟軒坐，我就出來。」雙桃領命而去。梅氏梳洗明白，換了衣裙，又吩咐備酒，帶了雙杏來到鳳吟軒。

花子能一見梅氏走到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我見了多少婦人，從不曾見過如此美貌的，我爹老不修，真正好受用也。」連忙迎上前道：「二姨娘在上，孩兒拜見。」梅氏回了禮道：「少爺請坐。」二人坐下，丫頭獻茶。梅氏問道：「少奶奶與小姐可好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好的。二姨娘在此，孩兒不曾前來問安，多多有罪。」梅氏道：「這都不敢有勞。我嘗聞太師說及少爺品格端嚴，今日見了果然是真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二姨娘的聲音到似是蘇州人。」梅氏答道：「我是姑蘇吳縣人氏。」花子能問道：「來此幾年？」梅氏不覺紅了臉，一對俏眼看著花虹，將手伸出兩個指頭，又低了頭暗想道：「我看他面貌雖非超群出眾，只這一對眼睛甚是俊俏，看他那對偷情眼不住的看著奴家。」誰知兩心一樣的，爾看著我我看著爾，四目相視。

那花子能亦暗想道：「看他年紀不過二〇多歲，猶如月殿娥降下九重一般，我雖有三〇一個小妾，那有一個及得他來。」

梅氏又問道：「少爺今年幾多歲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二〇四歲。」花子能亦問梅素娘說：「姨娘今年貴庚多少？」梅氏亦答道：「二〇三歲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孩兒年紀比姨娘還大過一歲了。請問爹爹待姨娘可好麼？」梅氏答道：「不過如此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恐有不中意處，卻如何是好？」梅氏道：「我是前世不修，今世嫁了太師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那老不修真是不正經，六〇到頭

的人還要娶如花似錦的小娘子，正是二姨娘能忍得住，若在別人焉能忍得？」正在眉來眼去的說話，忽見丫頭報道：「酒席已備了，不知要排何處？」梅氏道：「排在臥春閣便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一到就要多謝。」梅氏道：「一家骨肉，說什麼多謝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倘爹爹來時如何是好？」梅氏道：「不妨，前日太師說過，道這幾日有事不能到此，請放心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如此爾我才得放心飲酒。」

二人來到閣上坐下，丫頭在旁斟酒，二人所說都是風情的話。這梅氏卻看上花子能，心中想道：「我雖為太師之妾，卻老少不同，使我常常怨恨。今看少爺所說言語句句知音，我欲就他成其好事，卻又礙著尊卑，這怎麼好？」一邊想一邊假裝醉態來引花子能，花子能一發捺忍不住，心中慾火難禁，只是小了他一輩要稱他庶母，不然即時抱住以成交好。梅氏見花子能不做聲，只是低頭呆想，忍不住又問道：「少爺，爾在家中所幹何事？」花子能答道：「別無他事，只是走柳巷闖花街玩耍，看見有中我意的女子就搶了回來。」梅氏假意問道：「搶來則甚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搶來做小妾。」梅氏道：「這就不該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只要快活，管他那該也不該。」心中慾火難熬，心生一計，即叫雙杏：「酒冷了，去換熱的。」又叫雙桃：「爾去拿些點心小菜來。」花子能用計將兩個丫頭打發開去，遂立起身來笑嘻嘻走近身邊，一手來扯梅氏的衣道：「可惜二姨娘如此花容月貌，只差得爹爹面上不好意思。」梅氏道：「住了，若還沒有太師面上便怎麼樣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我就將爾摟而相抱，近而相親，頃刻就赴陽臺興雲作雨。」梅氏道：「快些走開，混賬的東西，爾今日敢是酒醉了？怎麼敢來調戲庶母？」

二人正在調情，忽見雙桃走來似飛一般報道：「二夫人不好了，太師爺來了。」梅氏問道：「如今在那裡？」雙桃道：「如今往鴛鴦樓去了。」梅氏道：「可有什麼話問爾麼？」雙桃道：「只問二夫人在那裡？」梅氏道：「爾怎樣回他？」雙桃道：「我說在百燕亭彈琴，太師爺說他在鴛鴦樓等候，叫二夫人快去。」梅氏道：「既如此少爺獨飲一杯，明日再來同飲。」說完與雙桃急急下閣而去。走到鴛鴦樓，將頭低了，叫聲：「太師爺來了麼？妾身獨坐無聊，在樓操琴消遣，有失迎近，望乞恕罪。」花錦章道：「誰來罪爾？為何面紅氣喘？」梅氏道：「因太師爺到來，妾身慌忙走來迎接，所以面紅氣喘。」

花錦章道：「誰要爾這等小心，爾就遲些來亦是不妨的。」梅氏道：「多謝太師爺。」即吩咐備酒，丫頭領命而去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